

近日,新华社开创了“新青年”分享平台,让优秀的年轻人代表在此分享新时代的青年故事,传播正能量、弘扬真善美。以下是其中两位青年代表的演讲实录。

央视主持人尼格买提:

趁年轻 多谈几场“恋爱”

依照我自己的性格,我应该是一个不会成为主持人的男孩。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们都不敢想象,我这样一个孩子,将来会成为一个主持人。

我曾经特别内向。小时候,我爸妈形容我走路都是“沿着墙根儿走”。他们最大的梦想,就是听到我回到家说:“妈,我今天上课举手发言了。”但是我从来没有,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,从来没有一次举手站起来发言。

我父母是非常开朗的人,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儿子成为这样一种性格。所以从小就强迫我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,走上舞台,去唱歌、跳舞、演讲。然后我的脸皮才会越来越厚。

对我来说什么是梦想?就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,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?就是站上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。这个舞台怎么也得有1600平米,能坐下1000多名观众。这个舞台应该叫一号演播大厅,春晚的舞台。

很多年前,我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。我接到一个任务:在春晚彩排期间,作为一个场外记者,带着一名摄像师,战战兢兢地去推开每一个化妆间,去采访每一个演员。

但是有一个门缝吸引住了我,那是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的大门。那天我就通过这个小门缝往里看,看到了那个我心中特别神圣的舞台。那么明亮、那么神圣、那么漂亮。所有聚光灯都打在那个舞台上,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一年的春晚忙碌着。

2014年,我接到了一个新任务——上春晚。我说:“哇,真的吗?”“你去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,拍动物们怎么过春节。”即便是广州,当时的天气也特别冷,动物跟人不一样,要拍很多遍。经常会有一些突发情况,比如动物走红毯的时候拉一滩……那是我第一次以一个主持人、场外记者身份,出现在春晚舞台。

2015年,有一天我在主持台里一个活动,在化妆间里碰见了当时的领导——哈文。她跟我说:“小尼,最近忙吗?”我说还好,在录一个节目,

叫《中国好歌曲》。她说:“别录了,上春晚!”我当时真的非常地生气,“上春晚”这三个字是这么随便便说出来的吗?

在我想象中,任何一个主持人登上春晚舞台,应该是领导叫到办公室去,手里拿一捧鲜花说:“小尼,我正式通知你,可以登上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了!”我说:“好的领导,我一定完成任务!”不应该是这样的吗?怎么能轻描淡写地说三个字“上春晚”呢?!

那年我觉得很幸福,幸运地登上了春晚舞台。可惜那年不知道为什么,我第一次上,就分了两个会场。我在那个语言类会场,另外一个小厅里;小撒那帮人,在那个大厅里。但我心里已经非常非常地满足、开心了。

登过那么多舞台,我最喜欢的还是站在大学同学们身边,和大家进行交流。因为在某一个瞬间我感觉自己回到了12年前,自己还在上大学那个阶段。我给大学生的建议都是:在大学里,一定要多谈几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

首先,跟书本谈恋爱。也许你读的书不是你所学的专业。但是以我为例,主持人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专业。站在任何一个舞台上,你不一定对任何领域的知识或者技术学得精,但是你要什么都知道一点,和别人交流的时候要言之有物,这是我在大学期间读书所收获的。

第二,跟梦想谈恋爱。梦想很遥远吗?它很遥远。但如果你的梦想很宏大,暂时把它装在兜里,时不时地看一看它,提醒自己我还有这样一个梦。

第三,和自己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一个真正内心丰富的人,是一个会且善于和自己相处的人。我们往往在每天繁忙地工作、生活、学习和应酬当中忘了去关心自己。这就需要你每天留一点时间,好好安静下来跟自己对话。问一问:“我从哪里来?”“我要去哪里?”“我的梦想是什么?”“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?”

■尼格买提

90后战地记者杨臻: 我从战地来

我是一名记者,在叙利亚呆了两年半的时间,半年多前,刚刚回到国内。说起叙利亚,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想到战乱,但人们往往忽略了,它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,叙利亚就有6个。

3年前,我第一次去叙利亚的难民营采访,那是政府军刚刚收复的一个小镇,在大马士革郊区。此前被困在那个小镇里的平民,都被临时安顿在这个难民营当中。我看到一位小女孩儿,大概就三四岁的样子,瘦得皮包骨头,但是眼睛很大、很漂亮。她刚刚到难民营,看到水和大饼后说的第一句话,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,她说:“妈妈,我们这是到天堂了吗?”我把一颗从国内带过去的大白兔奶糖递给她,她拿着端详了半天,然后把它含在嘴里,突然躲到她妈妈身后大哭起来。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,后来,她的妈妈告诉我说:“你知道吗?在交战区里,一包白砂糖标价超过100美元,我的孩子从出生到现在,还不知道甜是什么滋味。”“饥饿”和“绝望”,是我听到最多的词。

就一颗我们司空见惯的大白兔奶糖,那天却让我尝到了一种浓得化不开的苦涩。

但叙利亚也不只有苦涩,也有很多快乐,也有梦想。比如,让人印象深刻的叙利亚国家足球队。去年,中国队在西安迎战叙利亚。那天,我们在大马士革一家咖啡馆,看了这场比赛。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,

咱们在主场0:1输了。我很郁闷,坐我边上的一位叙利亚朋友,半开玩笑地安慰我说:“我们啥都输了,总该赢场球吧?”后来,叙利亚又爆冷赢了亚洲劲旅乌兹别克斯坦,主教练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泣不成声。他说:“这不是我的胜利,而是整个国家的胜利,是叙利亚人民的胜利。”

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主教练眼泪背后的心酸,可能只有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叙利亚的人,才会深刻地体会到——在过去的将近七年当中,多少球员被战争剥下了身上的球衣,换上军装,奔赴战场;又或是穿上救生衣,穿越冰冷的海水,落难他乡。最后,这支战乱中的球队,在附加赛惜败给了澳大利亚,但是他们已经创造了国家队历史上最好的成绩。

有人说,足球就是一场战争。对于叙利亚人来说,这个比喻实在是太残酷了,因为它就是现实。他们进了世界杯又能怎么样呢?这

些年,他们已经输掉了生命,输掉了亲人,输掉了家园。眼下,这场残酷的“足球比赛”,仍在旷日持久地进行着,谁也不知道终场哨声什么时候才会吹响。



■杨臻